

生活

吳康民

讀詞有感

偶翻開一張老照片，是和兩位美女合照。那是二十年前，人大代表可以攜帶家眷參加視察活動兼攝影。所處何地，記不得了，但照片卻註明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拍的。

最近學校有高級教工會春節聯歡，我在致詞時說希望「大家老當益壯」。老當益壯，沒有六十五歲，參加不了這個高齡會。但「益壯」卻是鼓勵的話，希望還有壯年的雄心壯志，希望還有進取心。

老伴西歸，我的精神寄託到六歲的小孫子身上，但稚兒不知爺爺心事，他不會寄情於與爺爺玩耍。他的至親是他的父母，他的「玩伴」是他的平板電腦。當爺爺要他看電視新聞時，他卻鍾情於螢幕上播出的卡通片，與爺爺爭奪觀看權，結果當然是爺爺讓步。

南宋詞人陸游是多情種子，他原本的妻子唐琬是他的表妹，兩人婚後感情很好。但陸游的母親不喜歡這個媳婦，迫他們離婚。封建社會的「父母之命」是多麼可怕，唐琬被迫改嫁，陸游也奉命另娶。有一次陸游和唐琬在沈園遊玩時相遇，於是在牆上寫了這首深情的詩。

柳永的《雨霖鈴》，詞曰：「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講的是暫別。但我和老伴是永別，「更與何人說」？

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為促進民族國家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軍備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不過該獎項也可以授予符合獲獎條件的機構與組織。基本上，諾貝爾和平獎是對當年全球境況，尤其是在減少危機方面境況的一種反映。

諾貝爾和平獎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對象有可能並不受愛和平，這是一大難題。因為諾貝爾基金會無法確定得獎人在得到和平獎後是否還會發動戰爭，所以諾貝爾基金會只能在道德層面上約束得獎者，希望得獎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諾貝爾和平獎是五個諾貝爾獎中的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於每年的十月份宣佈。在此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會以多數票來選擇諾貝爾獎得主，人選一經決定，不得修改。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的名字將會在隨後的新聞發佈。

天言

楊天命

孩子養孩子

我總是覺得幸運，自己的親子關係不俗，也許亦與我「大細路」的態度有關。所謂「一批孩子養着另一批孩子」，我的理解是，也許我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是「被迫長大」，不知不覺長大的。超過某個歲數，就變成「成年人」；再踏入一個階段，就要步入社會；到某一天，不管我們做好準備沒有，也許就成為「父母」。

家庭矛盾的產生，往往就在於，有時大家忘記了，去除了「父母」這個身份，我們都是孩子。如果父母本身執着於「父母」的框框，可能會對子女有過度支配感；如果是子女執着於這個框框，也許就會大起大落；「父母」是「全能」，一定很理解自己，而不會有犯錯的時候。

一些矛盾較深的家庭，亦可能有年輕人離家出走，或很早便自我獨立、脫離父母生活的情况。如果從相學角度看，很早離家的年輕人，面相大多有共同特徵：額頭不美。額掌管着個人十五至三十歲時的運氣，亦即最依賴父母照顧的年紀，所以若額頭生得三尖八角，凹凸不平，代表與父母緣薄，不是早離家，就可能是父母的身體有毛病。若髮腳處更有一些如細毛般的頭髮者，其人更可能被逼成為別人的養子養女。整體而論，輪廓深的人比輪廓淺的人父母緣薄。

我想，即使是出生的孩子，也不免有想起家庭的時候。當內心對父母生出怨恨時，不妨提醒自己，其實撤除父母的「身份」，他們也和你一樣，只是孩子而已。孩子，不妨原諒孩子。

會上宣佈。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十一點，二零一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宣佈授予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截至二零一三年，已有一百人和二十三個機構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二零一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由「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奪得。

諾貝爾委員會讚揚其在「阿拉伯之春」後，在建立多元民主方面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於一九零一年舉行，得主是尚·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與弗雷德里克·帕西(Frederic Passy)。

尚·亨利·杜南(一八二八年至一九一零年)是瑞士商人和人道主義者，紅十字會創辦人，後人尊稱他為「紅十字會之父」。

後來，他在自己的著作《索爾費里諾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段經歷，書中的設想最終促成了一八六三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創立。一八六四年《日內瓦公約》也是以杜南的思想為基礎。弗雷德里克·帕西(一八二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國理論經濟學家，世界第一個國際和平組織——國際和平聯盟和各國議會聯盟的創始人之一。

涉毒之憂

繼尹相傑、房祖名、張默、鄭偉、寧財神、胡東、高虎、李代沫、王學兵等之後，憑借《封神榜》裡蘇妲己一角迅速爆紅的51歲女藝人傅藝偉日前也因容留他人吸毒被北京警方抓獲，成為又一名涉毒者。

毒品之害誰人不知？擺着好端端的生活不過而去親近毒品，真乃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了！踩了「紅線」，就得接受法律制裁。要讓全社會知道，毒癮須動大手術，頑疾極待下猛藥，「紅線」不可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毒品之害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最初毒品常以「不老藥」之名橫空出世。魏晉時期的稽康、阮籍等嗜好的寒食散(五石散)即是一種迷惑人心的慢性毒品。唐代名醫孫思邈曾說：「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最早流行的大宗毒品則是罌粟提取物，亦即鴉片。古籍中「底也伽」、「合甫融」就是罌粟衍生物。罌粟花絨麗華美，卻是絕對的魔鬼毒蛇，受害者從走卒販夫直到天皇老子！

古籍記載，武則天的老公——唐高宗李治便是「底也伽」受害者。《舊唐書·拂菻傳》說：「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彼時罌粟是從拂菻國——即古羅馬「進口」。李治原是有作為的君王，但體質較差經年頭暈目眩，他也認為鴉片有

抗病功效，吸上舶來的「底也伽」，誰知從此成癮，成為受鴉片毒害的第一個皇帝。

在宋代，御醫將罌粟米和殼研成末，加蜂蜜製成藥丸，被視為治療痢疾和痔瘡特效藥，於是逐漸將罌粟當成保健品流行開來。蘇東坡《歸宜興留題竹西寺》詩中曰：「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鴉粟湯。」這鴉粟湯即罌粟湯。老蘇還記下喝罌粟湯感受：「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頰川，如遊廬山。」此乃吸毒後飄飄欲仙、充滿幻覺的典型症狀。

到了明代毒品開始氾濫，明人徐伯齡在《蟬精雋》之《合甫融》一章中稱：「海外諸國並西域產有一藥，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隨之以鴉片為原料的「一粒金丹」、「鴉片散」、「大金丹」等藥丸大行其道。當時鴉片是昂貴的「奢侈品」，普通民眾消費不起，權貴、名流、富商才能食用。明神宗朱翊鈞也深陷「烏香」之毒，烏香即罌粟。《明神宗實錄》說朱翊鈞常頒旨「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此乃長期吸毒的結果，以致其48年皇帝生涯中竟有23年不視朝政。明代著名「官員作家」謝肇淛就直指鴉片「有大毒」、「往往吞之即斃」。1958年北京定陵被發掘出來，專家從朱翊鈞頭蓋骨中檢出鴉片殘留成分，也印證了他長期吸食毒品。

吸毒無異於自殺，害國害民，後患無窮，從來為人所不齒。當年林則徐全力禁煙道：「鴉片流毒於天下，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

無可以充餉之銀。」可謂言之鑿鑿，大得民心。令人悲嘆的是：一百多年過去，毒品之患在中國竟「濤聲依舊」！

國家禁毒委發佈的《2015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稱，涉毒明星和公務員佔全國吸毒人員0.4%，這比例看似不大，但縱觀全國有234.5萬名「癮君子」的龐大總數，0.4%就是9,380人，他們作為在各種場合頻頻「亮相」的公眾人物，其「影響力」則非同小可了！

涉毒藝人屢禁不止，緣由何在？除了他們「缺乏信仰、精神空虛」外，對明星太過「寬容」也是一大誘因。

為此2014年10月廣電總局就頒布對劣跡藝人「禁播令」：規定廣播影視、文藝團體等不得邀請因吸毒被公安機關查處未滿三年或尚未戒除毒癮人員參與製作廣播節目、舉辦參與文藝演出，對他們作為主創參與製作的影視劇、廣播節目及代言的商業廣告，一律「封殺」。

藝人是靠「出鏡」賺錢的，理應接受公眾的檢視，「禁播」無疑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也有人為「涉毒」藝人說情，有「涉毒是藝人抵禦競爭壓力、以尋求刺激來激發創作靈感的一種方式」云云。

這純粹是為違法行為狡辯。誰不知藝術源於生活，文藝創作靈感也源自生活，尋求刺激途徑多多，吸毒才能「激發靈感」嗎？當一個人缺乏理想抱負，其思想必然墜入深淵。熱衷爭名奪利，缺乏精神支柱，導致心靈空虛才是走上違法之路的根源！

戒毒是需要堅強定力和意志的。當年張學良曾有鴉片癮，後來只能靠咖啡支撐，每20分鐘就得打一針，使其全身佈滿針眼。1933年在宋子文力勸下，張學良決心戒毒，但中毒太深談何容易？他硬是命人將自己綁在椅子上，交給副官一把

槍，說誰再敢給他送毒品就當場槍斃。經過七天七夜死去活來苦苦掙扎，「少帥」終於戒毒成功，三年後發動著名的西安事變。

艾米麗·哈恩(Emily Hahn)，中文名「項美麗」，是民國時期美國媒體《紐約客》駐華記者，也是一位同情中國人民的作家，曾將毛澤東《論持久戰》和沈從文《邊城》譯成英文。同時她又是一名吸毒者。當時國民政府頒佈嚴格的《禁煙法》，甚至規定「吸毒被捉一律槍斃」。項美麗接受戒毒治療，經過與世隔絕痛苦不欲生的艱苦抗爭，終於戒掉毒癮，還在滬撰下名著《宋氏三姐妹》。

1991年，美國總統老布希曾想請才華橫溢、成就顯赫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出任政府職務，有人提出喬布斯曾有吸毒史，但大家很快對喬布斯成功戒毒的堅定意志所折服。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喬布斯沒有去「當官」，繼續其發明家和企業家生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也允許違法者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涉毒人員既是違法者，也是受害者。要讓他們在法律框架下接受懲罰，又在文化氛圍中給予關愛，使其盡快改邪歸正融入社會。

柯震東4年前因出演《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炮而紅，2014年因涉毒形象盡毀。當時他正擔綱《捉妖記》第一主角，佔70%戲份，因臨時換人使該片遭重創，2.8億元製作成本又追加7,000萬元。柯震東獲釋後洗心革面，在內地和台灣均舉辦道歉會，因他是初犯，認罪態度好，積極自費戒毒，兩年內沒有再犯，目前已回歸演藝圈，接演了新片。

「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誓言仍響在耳畔。奉勸涉毒藝人千萬珍惜羽毛，倘一犯再犯屢教不改，勢必被法律和國人徹底唾棄！

高曉松寫了一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許巍用溫暖而略略沙啞的聲音反覆吟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來到人世間，為找到那片海不顧一切。」無論曲風還是歌詞，這首沿襲舊日情懷的校園風，並無任何突破之處，而這首文藝氣息濃郁到讓人微醺的歌，飲一盞茶的功夫，就佔領了微信朋友圈。看樣子，依舊苟且着的人生，並不在少數。

這兩日，遇到一個小時候抱過我的鄰居。只記得那時他身材挺拔，眉目俊朗。隔了二十幾年沒見，儘管他已經是個乾瘦老頭，鬚眉疏朗的面孔，依稀還有當年殘留的些許氣息。他說，這些年，就是從一個女人身邊晃過到另外一個女人身邊。現在年老色衰身體壞了，惟有回到故鄉，才有可能找到一杯溫熱的黃土，將來把自己好好埋葬。

這樣的話，聽着放蕩不羈又瀟灑任性，令人艷羨。現實的悲傷，常常深不見底。父亡之後，剛滿十歲的他，隨母改嫁。在一個少年最該叛逆的青春期，飢餓和寒冷百般凌辱，冷眼和嘲諷如影隨形。勉強可以果腹的一碗薄粥，隨手丟過來的半個饅頭，一天一天，吞噬了他全部的自尊。還有男生原該有的志氣。

低到塵埃裡，只能苟活，哪裡還有開出花朵的力氣。常年短衣破褲、衣衫襤褸的他，竟生得體長勝闊，尤其一對英氣逼人的眼睛，見之不俗。他還不滿二十歲，不少生了女兒的人家已開始打他的主意了。他果然走了靠臉吃飯的路。第一次入贅的人家，只有一個嬌生慣養的獨女，婚事剛談妥，就給他做了一身全新的藍布中山裝。穿

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回來兩年多了。他驚嘆，你小時我還抱過你，你如今都長這麼大了，還做了記者。我溫和的笑了笑，心裡頭泛起的酸楚橫衝直撞。忽然很想給他扔一支煙，摸了摸口袋，才意識到自己其實從來都不抽煙。看我並沒有要給他煙抽，他略微低了低眉，抿着嘴擠了一個笑給我，然後慢慢走開了。背影孤獨而寥落。剩下我自己，尷尬得有些手足無措。

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四處遊走，也不過是為了白天有一碗熱飯，晚上有一個暖烘烘的被窩。也不知道，這樣的人生算不算苟且。也不知道，他的媽媽有沒有跟他說，人生不止有苟且，遠方的田野上，還有溫熱的生活。

鵬情

趙鵬飛

生活豈止眼前的苟且

安穩飯吃了不到兩年，他便被攆回來的。女方攆的話很難聽，白瞎了一副好皮囊，飯量大氣性小，窩囊懦弱，根本不是能頂門立戶的材料。他又淪落到喝一碗薄粥，也要訕笑許久的境遇，所幸，還有紅軍不怕遠征的黃布包陪着他。三個月後，他再次入贅。對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寡婦，有兩個孩子。寡婦對他還算不錯，他拿着黃布包又回來了。後來，他第三次入贅，第四次入贅……入贅的地方愈來愈遠，入贅的次數也無人說得清楚了。此後，再無半句跟他有關的音訊。以至於他的老母親過世，也沒有人想起要給他報個喪。直到二十多年後，他被人發現一臉病容，挨在異姓兄弟家門口。有了年紀的人感嘆，他終究免不了遭人嫌棄的命運。

我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回來兩年多了。他驚嘆，你小時我還抱過你，你如今都長這麼大了，還做了記者。我溫和的笑了笑，心裡頭泛起的酸楚橫衝直撞。忽然很想給他扔一支煙，摸了摸口袋，才意識到自己其實從來都不抽煙。看我並沒有要給他煙抽，他略微低了低眉，抿着嘴擠了一個笑給我，然後慢慢走開了。背影孤獨而寥落。剩下我自己，尷尬得有些手足無措。

因為今年流感失控，一直苦無對策的西醫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明年邀請私家醫生主動到幼稚園為衛生署一直有公佈接種率的數字，在大力催谷之下，加上有資助，接種率已比去年上升兩成。他們卻不再提剛過去一年的疫苗，誤差率極高的事實。當時新聞是這樣說：「正緩慢變種的甲型H2N1瑞士型流感病毒，令高流感疫苗的抗原成效，由原來的五至六成降至兩成半，對高危險人士更跌至只有一成左右保護力。」

接種率重要嗎？前提是疫苗要有效且無副作用。勞永樂醫生曾引用獨立學術評審機構Cotnam的《成人注射流感疫苗成效》報告：「注射流感疫苗沒明顯減低病發，也沒明顯減少因流感而需入院人數。」疫苗每次只能覆蓋四至五種型號，去年就猜不中，醫學界說說為病毒漂移，但其實病毒有過百種，而且不斷變種。以上報告的結論是在流感疫苗病毒和正在流行的流感病毒吻合時，要減少一個人患上流感，就需有三十三個人打疫苗。而在不吻合的年份，要減少一人染上流感，就要替一百個人接種。

更恐怖的是，該報告的疫苗成效可能已被高估。「因為被評審的四十個臨床測試中，竟然有十五個是藥商出錢做的，另外有四個無申報有無收過藥商錢。」勞醫生也引自己聽來的消息，醫護人員的流感疫苗接種率一直下跌，去年甚至只有兩成。

另外就是副作用問題，流感疫苗在美國的疫苗賠償機制裡是賠得最多錢的，不只是古巴二氏綜合症，還有林林總總不同的問題，包括失聰。

而根據Cotnam報告，勞永樂醫生生前指出「每注射一百萬劑流感疫苗，就平均有一點八人出現「吉巴二氏綜合症」這種嚴重不良反應，輕則令人短暫癱瘓，重則致人於死。」這是疫苗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這亦代表大規模的接種已確定要犧牲一部分人，換句話說，為了「防」流感，必定要有人犧牲——而我們現在談的是幼稚園生。當然，你說流感也會死人，但以上的情況是——不經治療，在無變數的情況下，大規模接種裡，必定出現除了效用低及副作用存在外，還有疫苗的反效果，下次再談。

為幼稚園生注射疫苗防流感？

為幼稚園生注射疫苗防流感？

翠袖

查小欣

又一对姊弟戀有情人終成眷屬，羅仲謙和楊怡結婚了。我會用「找數」來形容。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參加胡杏兒婚禮，遇到羅仲謙楊怡甜蜜出席，當時盛傳他們婚訊，他們一再否認，我問羅仲謙何時結婚，他肯定地回答：「明年(即今年)一定結。」非常坦白，跟外界不置可否的態度完全不同，當作是朋友傾偈。毫無避諱，表示信任，所以我不打算爆料。我已用WhatsApp恭喜羅仲謙。

果然，事隔三個月，他們雙雙向公司請假，飛到英國，於三月二十二日在利茲城堡註冊結婚。楊怡的媽媽、胞姐楊卓娜與姐夫羅仲謙親同往觀禮。一對新人穿上白色婚紗，像童話中的公主與王子，在逾九百年歷史的古堡行禮及影結婚相。羅仲謙選擇在此迎娶楊怡別具心意，該城堡是英國最古老的城堡之一，曾是英國王室的鄉間別墅，歷代新任國王都將它送給王后，是最浪漫的城堡；在此結婚猶如表明心跡，就是視楊怡為王后。舉行古堡婚禮約花16萬港元，當然不包括新人的婚紗禮服、機票酒店、晚宴等，至於回港後何時補擺喜酒則有他們公佈。

路地

湯禎兆

因為今年流感失控，一直苦無對策的西醫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明年邀請私家醫生主動到幼稚園為衛生署一直有公佈接種率的數字，在大力催谷之下，加上有資助，接種率已比去年上升兩成。他們卻不再提剛過去一年的疫苗，誤差率極高的事實。當時新聞是這樣說：「正緩慢變種的甲型H2N1瑞士型流感病毒，令高流感疫苗的抗原成效，由原來的五至六成降至兩成半，對高危險人士更跌至只有一成左右保護力。」

更恐怖的是，該報告的疫苗成效可能已被高估。「因為被評審的四十個臨床測試中，竟然有十五個是藥商出錢做的，另外有四個無申報有無收過藥商錢。」勞醫生也引自己聽來的消息，醫護人員的流感疫苗接種率一直下跌，去年甚至只有兩成。

除了效用低及副作用存在外，還有疫苗的反效果，下次再談。